

学 | 术 | 史 | 丛 | 书

夏晓虹 著

# 晚清文人妇女观

(增订本)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  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学 | 术 | 史 | 丛 | 书

夏晓虹 著

---

# 晚清文人妇女观

(增订本)

---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  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晚清文人妇女观/夏晓虹著. —增订本. —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6. 1  
(学术史丛书)

ISBN 978-7-301-26534-5

I. ①晚… II. ①夏… III. ①妇女学—研究—中国—清后期  
IV. ①D442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66428号

- |       |  |
|-------|--|
| 书 名   | 晚清文人妇女观(增订本)<br>WANQING WENREN FUNÜGUA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著作责任者 | 夏晓虹 著  |
| 责任编辑  | 徐丹丽  |
| 标准书号  | ISBN 978-7-301-26534-5   |
| 出版发行  | 北京大学出版社  |
| 地 址   |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 |
| 网 址   | <a href="http://www.pup.cn">http://www.pup.cn</a> 新浪微博: @北京大学出版社     |
| 电子信箱  | <a href="mailto:pkuwsz@126.com">pkuwsz@126.com</a>                   |
| 电 话   |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者 |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 |
| 经 销 者 | 新华书店   |
| 定 价   | 965毫米×1300毫米 16开本 21.25印张 316千字<br>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<br>56.00元 |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**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**

举报电话: 010-62752024 电子信箱: [fd@pup.pku.edu.cn](mailto:fd@pup.pku.edu.cn)

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部联系, 电话: 010-62756370

# “学术史丛书”总序

陈平原

所谓学术史研究,说简单点,不外“辨章学术,考镜源流”。通过评判高下、辨别良莠、叙述师承、剖析潮流,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走向,鼓励和引导其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,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——此乃学术史的基本功用。至于压在纸背的“补偏救弊”“推陈出新”等良苦用心,反倒不必刻意强调。因为,当你努力体贴、描述和评判某一学术进程时,已有意无意地凸显了自家的文化理想及学术追求。

其实,此举并非今人的独创。起码黄宗羲的《明儒学案》、江藩的《国朝汉学师承记》已着先鞭,更不要说梁启超、钱穆各自独立完成的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。至于国外,同类著述也并不少见,单以近年译成中文的为例,便有古奇的《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》、丹尼尔的《考古学一百五十年》、尼古拉耶夫等的《俄国文艺学史》、勒高夫等的《新史学》,以及柯文的《在中国发现历史》等。

即使如此,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学人之热衷于谈论“学术史”,依然大有深意。一如黄宗羲之谈“明儒”、梁启超之谈“清学”,今日之大谈学术史,也是基于继往开来的自我定位。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,希望借“辨章

学术,考镜源流”来获得方向感,并解决自身的困惑,这一研究策略,使得首先进入视野的,必定是与之血肉相连的“二十世纪中国学术”。

当初梁启超撰写《清代学术概论》,只是其拟想中的《中国学术史》之第五种;今人之谈论“学术史”,自然也不会以“二十世纪”自限。本丛书不只要要求打通古今,更希望兼及中外——当然,这指的是丛书范围,而不是著述体例。

无论是追溯学科之形成,分析理论框架之建构,还是评价具体的名家名著、学派体系,都无法脱离其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潮流。在这个意义上,学术史与思想史、文化史确实颇多牵连。不只是外部环境的共同制约,更有内在理路的相互交织。想象学术史研究可以关起门来,“就学问谈学问”,既不现实,也不可取。

正因如此,本丛书不问“家法”迥异、“门户”对立,也淡漠“学科”的边界与“方法”的分歧,只要是眼界开阔且论证严密的学术以及思想史、文化史方面的著述,均可入选。也许,话应该倒过来说:欢迎有志于通过触摸历史、感受传统、反省学科进而重建中国学术的学人,加盟此项说大不大、说小不小的“文化工程”。

1998年8月4日

## 增订本自序

《晚清文人妇女观》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是历时最久的一部著作，此书对我也具有特别的意义。

记忆仍清晰如昨日：1994年7月下旬，我结束在日本七个月的访学，回到北京不久，其时尚任职于《北京日报》的孙郁君即向我约稿，因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转年9月初将在北京召开，借此东风，他与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王绯有意主编一套“女性文化书系”，邀我加盟。我自知一向手慢，担心无法如期完稿。孙君则表示，写法上尽可自由，不妨为随笔；时间上亦尽量宽限，会把编辑流程压到最短。由此，我被迫在一块并不熟悉的领域里开始耕耘。

应该说，孙郁君找我，也并非全无缘由。如果努力发掘我与“近代女性”话题的前缘，还算有一事可言：1988年，我为浙江文艺出版社的“学术小品”丛书撰写《诗界十记》时，曾草成一篇《“娶妻须娶……，嫁夫当嫁……”》，副题为“近代诗歌中的男人与女人”，次年在《读书》杂志发表，颇获好评。孙君应是读过此文，觉得我不妨将此类文笔、题材发扬光大，故殷殷相托。但我心里很清楚，独木不成林，我的储备远不够挥洒，甚至对女性研究也还在门外。今天说来倒不必脸红，受邀之后，我赶快翻看了李小江、朱虹与董

秀玉主编的《性别与中国》(北京:三联书店,1994年6月版),以了解学界的相关议题,当然也沮丧地发现,那些立意高远的题目我多半做不来。我最终决定,不如从自己熟悉的近代人物入手,逐一考察其妇女观,材料既在可控范围内,论述亦可做得更细致。而集合多个个案,处于过渡时期的近代女性生活与思想变迁的多样风貌与主体走向,当能大致呈现出来。

试笔之作即是“林纾:发乎情,止乎礼义”。此前为写《中国文学通史》近代卷中的林纾一章,我已经熟读林纾的古文、诗歌、译作、小说以及相关研究资料。材料现成,下笔果然进展顺利。接下来的“蔡元培:男女平权的力行者”,因中间插入一本《梁启超学术文化随笔》的编选,完稿时,便已接近1995年的1月底。而且,其时虽已购置电脑,我的写作习惯却尚未改变,因此,这两章的工作程序都是先手写草稿,再输入电脑,很是费时费力。追看过秋瑾与康有为的史料,时间已临近新学期开课。无奈,只好以讲课促进论文写作,1995年春季的研究生选修课,我报的题目就是“近代文人妇女观”。为显示系统性,赶写的讲稿也不得不以综论为主,由此催生出本书的前两章——“晚清妇女生活中的新因素”与“晚清妇女思想中的新因素”。

在课程的进行与孙郁的催促声中,为加快速度,我的写作方式也改为直接使用电脑,一次成型。如此紧赶慢赶,到5月7日,书稿好歹凑出了四章,字数也勉强达标,约莫有了十五万出头。匆促写出简短的《后记》后,便急忙交稿,因此书8月一定要出版,留给编辑杨葵君的时间实已无多。而我的抱愧更在于,送出的书稿只是半成品,个案研究仅得两家,且均为男性,显得零落而不成阵势。

此后,这套包括拙著在内的“莱曼女性文化书系”曾有过重印、再版的计划,我也曾希望顺势增补秋瑾等一两家。不过,增订数字出来,虽然就学术著作而言尚称可观,但对以出版当代小说为主业、印数动辄以十万计的作家出版社来说,五千册的微量数字实在可以忽略不计。于是,本书只有过首版印刷千册的记录,并且,个人购书已占去总数的七分之一,另有五百册直接送到了世界妇女大会会场,在书店流通的不过三百来本而已。这也成为我所有出版的书中“最有升值空间”的著作。

而以此书为开端,我在近代女性研究的道路上也越走越远,且兴致日

高,由此甚至扩展成为我在学界最被认可的两个研究方向之一(另一为梁启超研究)。2004年印行的《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》以及即将出版的《晚清女性国民常识的建构》,便都是这本半成品的嗣响。《晚清文人妇女观》的写作确实引导我进入一片风光无限的新领地,并且,耕耘愈久,迷恋愈深。回首来处,我自然对“驱迫”我步入晚清女性研究之途的孙郁君充满感激。

而歉疚之情与补阙之愿也一直不曾远去。利用各种约稿与会议的机会,我先后完成了关于秋瑾、何震、吴孟班、金天翻与吕碧城各文。其中,秋瑾一章比较特殊,系由三篇独立发表的论文合成:《始信英雄亦有雌——秋瑾与〈芝龛记〉》为《文学评论丛刊》约稿,《秋瑾与谢道韞》则投稿《北京大学学报》,《秋瑾北京时期思想研究》乃由台湾“中研院”《中国文哲研究通讯》约写。另有两篇会议论文:《何震的无政府主义“女界革命”论》,2005年3月在美国莱斯大学举办的“超越传统与现代:晚清中国的性别/文类与知识调适”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;《吴孟班:过早谢世的女权先驱》,2006年10月在捷克布拉格查理大学主办的“现代性之路——纪念普实克百年诞辰”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读。

至于其他两章又是另一种情形。单独刊出时,题名《〈女界钟〉:金天翻的“女权革命”论》与《吕碧城的个人完足“女学”论》二文,实则同出我为“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”所编《金天翻、吕碧城、秋瑾、何震卷》撰写的《导言》,限于篇幅与论题,文笔不免局促,观照点也相对单一。这和以前所写的各篇,起码在文字风格上即形成很大差异。本来希望能够重新结构,从容落笔,比如,我最想写的至少还有金天翻的“女学唱歌”一题,可时间真是永远不够,交稿的最后期限已到,容不得我一再延宕。因此,现在这部增订本《晚清文人妇女观》,尽管比最初版本添加了五章又一节(第一章第五节“婚姻自由”为新增),却仍然留下了遗憾。

其实,不如这样说,“晚清文人妇女观”本身就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,个案的选择可以不断增加。本次的增补重点是在女性人物上着力,故由此前的缺席,以至后来居上,应属最突出的变化。不过,初编计划内的康有为仍然未能现身,即使一直有意纳入的梁启超也失于机缘,无由在列。而种种不完满,又给予笔者新的希望与动力,一如初版《晚清文人妇女观》的缺憾,反

而激发了此研究课题的日渐深入与扩大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初版本面世不久,即得到日本学者的高度关注。在东京大学藤井省三教授的有力推动下,他的两位学生清水贤一郎与星野幸代通力合作,将拙著的前两章译成《纏足をほどいた女たち》,作为“朝日选书”的一种,由朝日新闻社于1998年6月出版。该书不仅印行了八千册,而且《读卖新闻》《每日新闻》《朝日新闻》三大报以及《中国研究月报》《东方》等杂志均刊发了书评。初涉此道,便获得国外学界如此热烈的肯定,我的兴奋可想而知。为纪念这一段学术因缘,我也将当年为日译本所写的序言郑重收入此书。

关于增订本,尚需交代的是,本书依然设上、下编,分列“综论”与“分论”,并保留了陈平原为初版所作序以及本人当日所写的后记。“分论”部分的次序安排,乃是依据人物相关论述出现的先后而定,亦可借此展现彼此的影响关联。

从初版本到增订本,转眼二十年逝去。此书实为我的晚清女性研究个人生命史的最好见证。因此,尽管它仍然有待完善,我对它却情有独钟。

2015年11月4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

# 初版序

陈平原

“晚清文人”，这是我比较熟悉的课题；至于“妇女观”，则是一窍不通。近一年来，伴随着夏君研究的深入，我似乎也对这陌生的题目产生了兴趣。

不是因为我好学，而是夏君“诲人不倦”。每当“案情”略有进展，夏君需要有人分享其“发现”的快乐，我便成了最佳听众——名义上是“切磋学问”。听多了“化为女人”的男人与“化为男人”的女人的故事，久而久之，我也能插上几句，而且显得不太外行。这里得说明一下，明明是著书立说，为何偏要牵扯到什么“案情”。夏君对公案小说及侦探电影情有独钟，说是有助于“考据”。反过来，写作考据文章时，也就有了“案情”一说。晚清文人喜欢用各种笔名写作，分疏不易，弄不好就张冠李戴。明知对于学术著述来说，旁搜博采以及辨析真伪，可能只是入门功夫，夏君还是乐此不疲。

长于考经考史者，学界一般承认其学问渊博，功力深厚；可晚清研究就不一样了，说古不古，说今不今，能否称为“考据”，似乎尚有疑问。只是看多了开口便错的“高头讲章”，不想步其后尘，夏君一头扎进各家图书馆的特藏部。每次访书归来，若是满脸堆笑，准定又发现了有趣或有用的材料；于是一边冲洗那因翻阅旧报刊而显得污黑的双手，一边迫不及待地报告其

“考古新发现”。若是阴着脸,不用问,要不找不到想看的书刊,要不翻阅半天一无所获。可惜,由于晚清报刊查阅艰难,在我的印象中,“万里晴空”似乎不如“阴转多云”的时候多。

比起思辨精微的朋友,夏君著述历来以“史”而不以“论”见长。这部《晚清文人妇女观》也不例外。夏君自称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所知甚少,只是关注转型期中国妇女的历史命运。至于为什么不直接题为“晚清妇女生活史”,夏君的解释是,既然依据文献材料,我们今天所能感觉到的,主要是“晚清文人”(以男性为主)关于“妇女生活”的“叙述”。能用文字表达自己愿望的妇女,在某种意义上,也是“文人”。“文人”的“叙述”,与实际生活形态之间,仍有好大的距离。今天的历史学家,只能借助于这种“叙述”,来理解晚清妇女生活;但在具体操作中,必须对“史实”与“叙述”之间的缝隙,保持应有的警惕。

一半源于历史观,一半是出于天性,夏君对晚清的“女学”“女报”等寄予特别的兴趣,而且强调在妇女谋求解放过程中“温和派”的作用。说是“历史观”,因夏君认为,文化及风俗的转变,受中间阶层的影响最大。清廷及其反叛者的针锋相对,固然旗帜鲜明,容易理解,也容易描述,可真正实现社会转型,很大程度依赖于“温和派”的实际操作。后者因为强调可行性,不愿把问题推到极端,立论因而常常受时势所牵制,显得不够“彻底”。后世学者往往对“激进”或“保守”感兴趣,并依此构建新旧对立模式。这么一来,“一切历史”可就真的都成了“思想史”了。这是夏君所不敢苟同的。书中对不缠足的叙述、对“国民之母”概念的分疏、对并非激进的务本女学堂的赞赏等,都在在体现其学术思路。

至于说到“天性”,夏君为人作文,皆不喜走极端。对历史及历史人物,更多理解的同情,故难得有“惊世骇俗”之论。举个例子,世人论及“不缠足”,多就其重要性发挥一通,再复述一下当年提倡者的宏论。夏君则详细考察放足女子可能碰到的各种难题,及其克服的途径。比如,放足的过程中如何减少痛苦、放足后没有合适的鞋子怎么办、“放大的小脚”日后婚姻的困难等。此类问题,初听起来有点琐碎。当我表达这种担心时,夏君反唇相讥:男人只管观念的合理,而不理解女性解放每迈出一步所付出的代价;对

于具体的女人来说,这些代价都是实实在在的,绝非几句“历史的合理性”所能掩盖。以这种心情来体贴晚清妇女,夏君或许不够“高瞻远瞩”;可听其娓娓道来,有心人不难在冷静的考证中,体会其笔墨之外的“温润”。

对大历史中具体人物命运的关注,使得夏君此书采用“综论”与“分论”相结合的结构。“分论”中讨论林纾“茶花女的幻影”、蔡元培之“发现俞正燮”,以及“综论”中追踪“子见南子的现代阐释”,我以为最能显示夏君的著述风格。注重晚清文化转型中的“古今”与“中外”,此乃学界的共识。只是这种学术思路,操作起来不太容易,其间的“起承转合”,本身便是一篇大文章。擅长于在极细微处发现问题,然后上下左右,穷追不舍,力图出新意于“常识”之中,夏君的论述风格以细密为主,然也时见奇崛。

当然,因写作时间的限制,原定论述康有为、秋瑾、何震等人的章节被迫取消,此书的结构显得不太完善。夏君自嘲曰:此乃开放性的结构,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。我欣赏这种“幽默”,可我更希望在不久的将来,夏君能把此书的结构“封闭起来”。

1995年4月29日草于京西蔚秀园

## 目 录

“学术史丛书”总序 陈平原/1

增订本自序/1

初版序 陈平原/1

### 上编 综 论

#### 第一章 晚清妇女生活中的新因素/3

- 第一节 不缠足/3
- 第二节 女学堂/16
- 第三节 女报/27
- 第四节 女子团体/39
- 第五节 婚姻自由/50

#### 第二章 晚清妇女思想中的新因素/64

- 第一节 男女平等与女权意识/64
- 第二节 贤母良妻与国民之母/84
- 第三节 娶妻嫁夫与英雄英雄/103

### 下编 分 论

#### 第三章 林纾：发乎情，止乎礼义/123

- 第一节 老维新的夫妇情/123

- 第二节 茶花女的幻影/128
- 第三节 名教的“罪人”/134
- 第四节 理想的爱情范式/141
- 第四章 蔡元培:男女平权的力行者/148**
  - 第一节 夫妇公约(上)/148
  - 第二节 夫妇公约(下)/155
  - 第三节 发现俞正燮/162
  - 第四节 男女同校/173
- 第五章 吴孟班:过早谢世的女权先驱/184**
  - 第一节 “孟班奇女子”/184
  - 第二节 嗜学堕妊/189
  - 第三节 创立女学会/194
  - 第四节 “女权撒手心犹热”/199
- 第六章 金天翮:《女界钟》与“女权革命”/207**
  - 第一节 金天翮与《女界钟》/207
  - 第二节 “女权革命”主旨/210
  - 第三节 “女权革命”的实现途径/213
- 第七章 吕碧城:个人完足的“女学”论/220**
  - 第一节 “激发个人之权利”/220
  - 第二节 “授以世界普通知识”/227
  - 第三节 “合群”中的“国民自治之道”/231
- 第八章 秋瑾:从家庭革命到社会革命/235**
  - 第一节 “良玉勋名”与“云英事业”/235
  - 第二节 “可怜谢道韞,不嫁鲍参军”/244
  - 第三节 “以提倡女学为己任”/259
- 第九章 何震:无政府主义的“女界革命”论/271**
  - 第一节 何震与《天义报》/271
  - 第二节 “提倡女界革命”/275

第三节 “实行男女绝对之平等”/281

第四节 “覆人治以弭男权”/291

第五节 “双姓”说与“废姓”说/299

主要参考文献/306

初版后记/316

日译本自序/318

上编

综 论

